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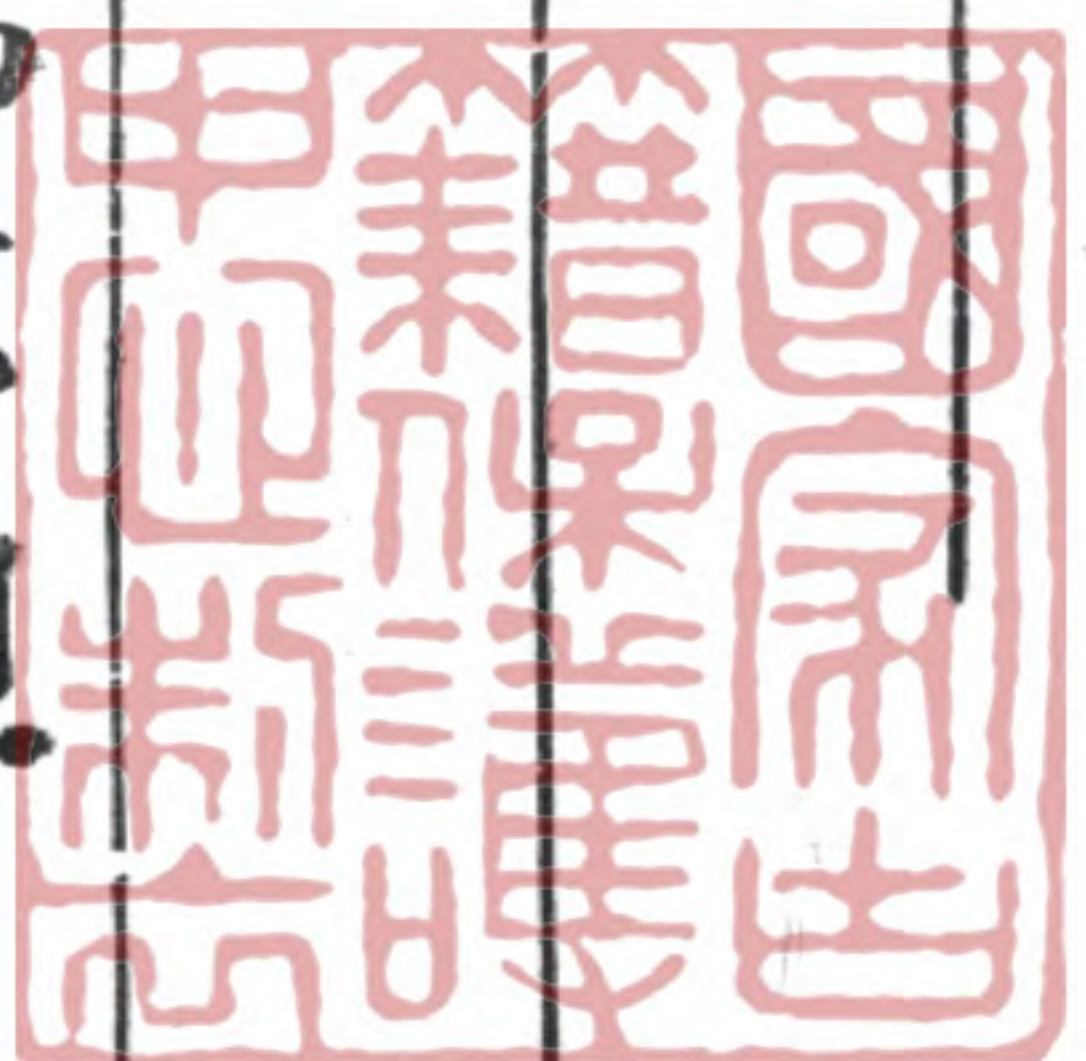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六

孟子一

題辭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梁惠王篇

孟子見梁惠王章

○說義利處。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

謀其利不計其功。賀孫

△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牼處。見得事
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賀

○或問心之德愛之理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
如此。義亦只得如此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則在
心也。程子曰。處物為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
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皆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
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曰。仁言心之德。便見
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程子說仁者
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說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
大抵說得寬廣。自然不受指點。若說得親切。又覺得意思局促。
不免有病。知言。則是要說得親切。而不免有病者也。又曰。也須

說教親切。因言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說夢相似。至程先生兄
弟方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說得近旁。然也只似說夢。但
不知所謂劉迅者如何。曰。迅是知幾之子。據本傳說。迅嘗注釋
六經。以為舉世無可語者。故盡焚之。曰。想只是他理會不得。若
是理會得。自是著說與人。廣

△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這制
心自是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
有制。從那一邊去。節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
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
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

征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德明。

○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人傑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鍾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

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時舉

△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要都盡。是有限量。方

○黃先之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節

△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効。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効。方是。明

問交隣國有道章

○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

亦撓他不動。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至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此。時舉錄作有大小耳。○至

○問樂天畏天者。曰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孟子只是說大槩。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小時。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將太王文王交互立說。便失了聖賢氣象。此自是兩層事。孟子之說。是前面一層。又須是看得後面一層。所以貴乎不以文害辭者。正是此類。人須見得言外意好。去偽。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

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可學

齊人伐燕勝之章

○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竊疑文王豈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著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於太王。實始剪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麼。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他錄作都出做事。

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裏見都自據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張了。或曰：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賀孫

滕文公問滕小國也章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

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閑之地。無人來覩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疆。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時舉

魯平公將出章

△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也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踈脫。云有王者起必

宋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勝也只是做不得。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六

旌邑劉德榮鐫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七

孟子二

公孫丑篇

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先生問趙丞相看不動心章如何。曰：已略見得分明。曰：公孫丑初問不動心，只道加以卿相重任，怕孟子心下怯懾了，故有動心之問。其意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方敢不動其心。故孟子下歷言所以不動心之故。公道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舉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對。曰：不如此。趙舉集義所生以為對。曰：然。因言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要得合義也。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作。賀孫

○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

心告子惟恐動著他心德明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德明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脉貫通而於知言養氣救淫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

之言皆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

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陸子靜說告子亦有好處，今人非但不識孟子，亦不識告子。只去言語上討，不著。陸子靜却說告子只靠外面語言，更不去管內面。以其看告子，只是守著內面，更不管外面。

○鄭太錫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哀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便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粗。

暴了，便是暴其氣。志却反為所動。今夫灑者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一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便動了。賀孫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時舉

△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蓋卿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著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升卿
△灑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來，偶一跌，其氣

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卓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人傑錄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螢

○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憫

○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之氣自生。人傑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敢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群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克其體者也。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

言為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為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端蒙

○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為血氣之氣耳。閔祖

△或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文字須逐項看。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滾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頹。懾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

可為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是都靠不得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

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麤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聖人也個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與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廣

○浩然之氣一章說得稍粗大意只是要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氣便浩然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
慚乎哉如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自家有道理對着他沒道理何畏之有因祖

△孟子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上面從
北宮黝孟施舍說將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粗孟子不
怕得細或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義是虛底物本自
孤单得這氣帖起來便自張王皆去無所不達如今人非不為

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曰
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
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
切從周

○問浩然之氣如何看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睥然見面盎背心
廣體胖便自有一般浩然氣象曰此說甚細膩然非孟子本意
此段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意孟子當初如何便當大任
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賁遠矣如何便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
矣只此勇為不懼便是有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以程子
說細攷之當初不是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脫一兩字
便和全意失了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
之語言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累
到充盛處仰不愧俯不怍這氣便能浩然問配義之配何謂合
而有助之意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
以助他以下莫強於理義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有
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

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恐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恐縮不對，便是氣餒，便是斂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斂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所以古人車則有和轡，行則有佩玉，貴於養其氣。問氣一則動志，這氣字是厲氣否？曰：亦不必把作厲氣，但動志則已，是不好底氣了。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須是以志為主，無暴其氣。孟子當初乃刺說此一句，所以公孫丑復辨問集義到成此浩然之氣，則氣與義為一矣。及配助義道，則又恐成二物否？曰：氣與義自是二物，只集義到充盛處，則能強壯此氣，便自浩然。所以又反來助這道義，無是氣便餒而不充了。問配者助也是氣。

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因義集而後生。莫是氣與道義兩相為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淳。

○問上蔡嘗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切謂夜氣清明，以至平日，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即加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之。如何？曰：夜氣者，乃清明自然之氣。孟子示人要切處，固當存養。若浩然之氣，却當從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之語觀之。至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於此得其正而無虧欠，則其氣浩然。天下大事，何所做不得？又問浩然之氣原本在於至大至剛，若用工處，只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否？曰：勿忘勿助長，亦只是涵泳底意思。用功全在集義。佐。

△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

如此用個

○古注及程氏皆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據某所見。欲將至大至剛為一句。以直養而無害為一句。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灸煅煉之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文蔚云。所以上蔡說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曰。是文蔚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亦只是箇無虧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

於天。俯不作於人。王德修云。伊川却將至大至剛以直與坤卦直方大同說。曰。便是不必如此。且只將孟子自看。便見孟子說得甚寬。易却說得細。文蔚

△黎季成問伊川於以直處點句。先生却於剛字下點句。曰。若於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也。又問配義與道。曰。道義在人。須是將浩然之氣襯貼起。則道義自然張王。所謂配合而助之者。乃是貼起來也。先生作而言曰。此語若與孟子不合者。天厭之。天厭之。蓋卿

○問明道以以直養而無害為句。伊川云。先兄無此說。何也。曰。看那一段意思。明道說得似乎有理。孟子所謂以直者。但欲其無私意耳。以前頭說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處。都是以直養底意思。氣之體段。本自剛大。自是能塞天地。被人私意妄作。一向殺

了他一箇大底體段。故孟子要人自反而直，不得妄有作為，以害其本體。如明道所說，真箇見得孟子本意。又云：伊川為人執便道，是先兄無此言也。研

○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者，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耳。開祖

○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慙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

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

文蔚錄云：塞天地只是氣，鬼大如所謂氣蓋世。

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殉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

△問配義與道。曰：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物。道義無情，若自家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能助得他。又曰：只有氣魄，便做得出。問氣是合下有否。曰：是合下有，若不善養，則無理會，無主宰，或消滅不可知。或使從他處去，亦不可知。夔孫

○問氣之所配者廣矣。何故只說義與道。曰：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以處此理者也。廣

△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可學。

○氣義互相資可學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將這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養此氣衰頹了合當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有這氣自衰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生者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但將粗處去看便分曉春秋時欲攻這敵國須先遣問罪之詞我這裏直了將這箇去推他勢他雖有些小勢力亦且消沮去了漢高祖為義帝發喪用董公言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我這箇直了行去自不怕得它寓

○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格

○問孟子養浩然之氣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似乎皆是等級曰他祇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大抵看聖賢文字須要會得他這意若陷在言語中便做病來道夫

○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功夫處否曰須是先知言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淫邪詖道將以為仁不知其非仁將以為義不知其非義則將何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不愧俯不怍自然無恐無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歉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無勇銳配義與道者配是相合而有助譬如與人鬪敵又得一人在後相助自然愈覺氣勝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只是一味勃然不顧義理。如此養氣則應事接物皆去不得。孟子是活底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如孟子自是沉潛積養自反而縮。只是理會得道理是當。雖加齊卿相是甚做不得。此章正要反覆仔細看。公孫丑如何問。孟子如何答。孟子才說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公孫丑便以志為至。以氣為第二等事。故又問何故。又要無暴其氣。孟子方告之以不持志能動氣。而氣亦能動志也。氣能動志。須是尋常體察。如飲酒固能動志。然苟能持其志。則亦不能動矣。侍坐者有於此。便問直方大如何。曰。議論一事未分明。如何隔向別處去。下梢此處未明。彼又不曉。一切泛然無入頭處。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正如關羽擒顏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頭而歸。若使既要斫此人。又要斫那人。非惟力不給。而

其所得者不可得矣。又如行路欲往一處所。却在道邊閑處留滯。則所欲到處。何緣便達。看此一章。便須反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發明。如此三二十過。而曰不曉其義者。吾不信也。謨

○問集注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德明。集注。非定本。

○必有事焉。是須把做事做。如主敬也。須是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是把做事去求。如窮理也。須是把做事去窮。問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曰。正猶等待之意。趙岐解云。不可望其福。雖說意粗了。其文義却不錯。此正如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古人用字之意如此。言但當從事於此。而勿便等待其

効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効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譬之栽木。初栽即是望其長。望之之久而不如。意則揠苗矣。明道曰。下言之漸重。此言却是後因論仁者先難而後獲。洽曰。先解勿正字。頗有後獲之意。曰。頗有此意。曰。如此解。則於用工處儘有條理。曰。聖賢之言。條理精密。往往如此。但看得不切。錯認了他文義。則并與其意而失之耳。洽

○必有事焉而勿正。這裏是天命流行處。談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便是期必。集義多則浩然之氣自生。若著一箇意。在這裏等待他生。便為害。今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明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這都是私意。只成得一箇助長。恁地則不惟氣終不會生。這所集之義。已不得為是

○勿忘勿助長。本連上文集義而言。故勿忘謂勿忘集義也。一言一動之間。皆要合義。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惑。却強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正。謂勿預等待他聽其自充也。升卿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了。不可硬要充去。如未能集義。不可硬要浩然。纔助長。在我便有那欺偽之心。施於事。未梢必不勝任。譬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大。端蒙

○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

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端蒙

△明道云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此等語更宜玩味。大凡觀書。從東頭直築著西頭。南頭築著北頭。七穿八透。皆是一理。方是貫通。古人所以貴一貫也。必大

△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似剩語。却被這三句撐柱。夫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才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著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這些子。更不待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著便應。通書中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這意思。見得這箇物事了。動

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統一。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體認。只喚著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得箇道理如此了。又要事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在此。個

△問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曰。說著相似。又不甚相似。說不相似。又却相似。必有事焉。是才舉這事理。便在裏了。如說話未斷。理便在此了。夔孫

○或問知言養氣一章。曰。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詖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謂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是。則那六句便

是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而今人多見理不明，於當為者，反以為不當為；於不當為者，反以為當為。則如何能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在了。又曰：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便問養氣。某向來只以為是他承上文方論氣，而問今看得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修身，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齋

△說辭知其所蔽，說偏說，只見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如物蔽了。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淳

△先之問說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如何。曰：說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隔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濶了，支蔓淫溢，才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了。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一說以自遁，如佛家之說。賀孫

○沈莊仲問說淫邪遁之辭。文蔚曰：如莊周放浪之言，所謂淫辭。曰：如此分不得，只是心術不正，便自節次生此四者。如楊墨自有楊墨底說，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說，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說，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說，淫邪遁。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為崖異刻薄。後來安道

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文蔚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關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維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祿之以天下。弗視弗顧。與此所論一般。聖人同處。大槩皆在此。于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矣。個

○伯豐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以力假仁章

△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夔孫

○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盡

仁則榮章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備

尊賢使能章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而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幣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備

○或問法而不廛謂治以市官之法如何是市官之法曰周禮自

有司市之屬平價治爭訟謹權量等事皆其法也。又問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貨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又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軍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為市其中自有許多事。廣

○問廛無夫里之布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不可考。又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

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凋困不可開眼。至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自和氣中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要生這人便是氣和然後能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

○問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曰天地生物自是溫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又曰人物皆得此理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生物無不肖他又曰心如界方一面青一面赤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仁也赤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又如寅卯辰屬東方為春

已午未屬南方為夏。申酉戌屬西方為秋。亥子丑屬北方為冬。寅卯辰是萬物初生時。是那生氣方發。這便是仁。至巳午未。則萬物長茂。只是那生氣發得來盛。及至申酉戌。則那生氣到此。生得來充足無餘。那物事已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更生去不得。須用收斂。所以秋訓擊斂也。擊斂箇甚麼。只是生氣到這裏。都擊斂耳。若更生去。則無合殺矣。及至亥子丑。屬冬。冬終也。終藏也。生氣到此。都終藏了。然那生底氣。早是在裏面發動了。可以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說復見天地之心也。胡涑

△天地以生物為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他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為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做。如云天命之。豈諄諄然命之。

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間虛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為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若見他人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在。池錄作若未見孺子問入井亦自是惻隱 惻惕莫是動處。因惻惕而後惻隱否。曰。不知孟子怎生尋得這

四箇字。恁地好。夔孫

△說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季札

○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樣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然底。祖道

○問惡其聲而然何為不可。曰惡其聲已是有計較。乍見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體察。壽

○或問非內交要譽惡其聲。而怵惕惻隱形焉。是其中心不忍之實也。若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則為私欲蔽其本心矣。舉南軒如此說。集注却如此說。曰這當作兩截看。初且將大界限看。且分別一箇義利了。却細看。初看惻隱便是仁。若恁地殘賊。便是不仁。羞惡是義。若無廉恥。便是不義。辭遜是禮。若恁地爭奪。便是無禮。是非是知。若恁地顛顛倒倒。便是不知。且恁地看了。又却於惻隱羞惡上面看。有是出於至誠如此底。有不是出於本來善心底。賀孫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是滿腔子。曰滿腔子是只在這軀

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又問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令以此操而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裏。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問要惻隱之心。常存。莫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生意否。曰四端中。羞惡辭讓是非。亦因事而發爾。此心未當起羞惡之時。而強要憎惡那人。便不可。如惻隱亦因有感而始見。欲強安排教如此。也不得。如天之四時。亦因發見處見得。欲於冬時要尋討箇春出來。不知如何尋到那陽氣發生萬物處。方見得是春耳。學者但要識得此心。存主在敬。四端漸會擴充矣。寓

○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若不當惻隱而惻隱。不當羞惡而

羞惡便是不中節。淳

○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是深羞者羞己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摠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又曰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嘿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舉仁義言亦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明作

○仁言惻隱之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而流則不見其動流到灘石之地有以觸之則其勢必動動則有可見之端如仁之體存之於心若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然初無可見及其發而接

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見如怵惕於孺子入井之類是也。卓

△惻隱羞惡是仁義之端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即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自體認看仁義禮智意思是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可以識得智意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一作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

恰如有這般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毋。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根。又曰：孟子說性，不曾說著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又曰：人須擴而充之。人誰無惻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如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如此，恰是火相似。自去打滅了，水相似。自去淤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踏折了，便是了更無生意。又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心統性。

情。故說心亦得。賀孫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於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而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在裏面。蓋這惻隱之心屬仁。必有這仁在裏面。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屬義。必有這義在裏面。故發出來做羞惡之心。譬如目屬肝，耳屬腎。若視不明，聽不聰，必是肝腎有病。若視之明，聽之聰，必是肝腎之氣無虧。方能如此。然而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底心。義未有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底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之屬，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便有是之心。見得非，便有非之心。從那縫罅裏。

逆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又云。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閑。容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來。恁地。若子思亦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盡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時舉

△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了。惻隱之心通貫此三者。賜

○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纔動。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

箇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兄便是義。間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據看來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惡於其所。以傷。這是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關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關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賀孫

○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要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擗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智本來是藏仁義禮。惟是

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藏在智裏面。如元亨利貞。貞是智。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亦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秋漸成。漸藏。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賀孫

△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廣充說。知皆擴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淳

○問知皆擴而充之。曰。這處與於止。知其所止。語意略同。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廣而充之。如惻隱之心是

仁。則每事皆當擴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則每事皆當擴而為義。為禮為智。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無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恁地。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憎。面前也自皇恐。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裏又要。却說是我止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但當於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充將去。便廣大。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始。然。始。達。能有幾多。於這裏便當幹開放出。使四散流出去。便是能擴。如怵惕孺子入井之心。這一些子。能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明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都只是閑。若能擴充。於這一事發見。知得這是惻隱之心。是仁。於別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不欲害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上。有害人之處。便

不可做。這也是充其惻隱。如齊宣王有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著這心。看甚事不可做。只是面前見這一牛。這心便動。那不曾見底。便不如此了。至於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這是多少傷害。只為利心一蔽。見得土地之美。却忘了這心。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且如土地無情之物。自是不當愛。自家不必愛之。愛他作甚。梁惠王其始者愛心一萌。糜爛其民以戰。已自不是了。又恐不勝。盡驅所愛子弟以徇之。這是由其不愛之心。反之以至害其所愛處。這又是反著那心處。子
○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此四者。須當日夕體究。令分曉精確。此四者皆我所固有。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其量。則廣大無窮。故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且如人有

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而不羞。當惡而不惡。當辭而不辭。當遜而不遜。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者。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間做工夫處。廣

△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此。充則填得來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箇殼子滿。只是箇空殼子。又曰：充是占得這地位滿。推是推吐雷向前去。側

○問前日承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知意思。且如朋友皆異鄉人。一日會聚。恩意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使人惡之。這可見得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序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

得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廣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頭着了。賀
△楊至之云：看孟子見得一箇大意，是性之本體。仁義之良心，到戰國時，君臣上下都一齊埋沒了。孟子所以推明發見之端緒，教人去體認擴充。曰：孟子高，他都未有許多意思。今說得一體認字，蚤是遲鈍了。孟子大段見得敏，見得快。他說話恰似箇獅子跳躍相似。且如他說箇惻隱之心，便是仁之端；羞惡之心，便是義之端。只他說在那裏底，便是似他說時，見得聖賢大段易做，全無許多等級。所以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道夫。

○問四端不言信。周子謂五性動而善惡分，如信之未發時如何。已發時如何。曰：如惻隱真箇惻隱，羞惡真箇羞惡，此便是信。曰：此却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真箇有此理。賜

△問四端不言信如何。曰：公潑了椀中飯，却去椀背拾，振

○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格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

怕問斷了賀孫

△問何謂惻隱。曰：惻，惻然也。隱，痛也。又問明道先生以上蔡面赤為惻隱之心，何也。曰：指其動處而言之，只是羞惡之心。然惻隱之心，必須動，則方有羞惡之心。如肅然恭敬，其中必動。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皆自仁中出。故仁專言則包四者，是箇帶子。無仁則麻痺死了，安有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仁則有知覺。痒則覺得痒，痛則覺得痛。痒痛雖不同，其覺則一也。又問若指動言仁，則近禪。曰：這箇如何占得斷。是天下公共底。釋氏也窺見此子，只是他只知道得這箇，合惻隱底，不惻隱，合羞惡底，不羞惡，合恭敬底，不恭敬。又問他却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曰：然。節

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章

○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己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為善也。淳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莫是後來之弊至此否。曰：伯夷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且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分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去偽

○或問明道云：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

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去偽

孟子將朝王章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托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齊王不合托疾否。曰：未論齊王托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因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倘

孟子之平陸章

○王之為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為都

處。便自有廟。

賀孫錄云古人之廟不遷

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祭

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

賀孫云鎬京却無二王之廟

王朝步自周。至于

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於曲沃。

武公雖自曲沃入晉。而其先君之廟。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又

如魯祖文王。鄭祖厲王。則諸侯祖天子矣。三桓祖桓公。則大夫

祖諸侯矣。故禮運曰：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

之設。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是三桓各立桓公廟於其邑也。

又問漢原廟如何。曰：原。再也。如原蠶之原。謂既有廟而再立一

廟。如本朝既有太廟。又有景靈宮。又問此於禮當否。曰：非禮也。

賀孫云問郡國有原廟否。曰然。以洛邑有文武廟言之。則似周行幸處有之。然皆非禮也。

亦有兩廟。又問原廟之制如何。曰：史記月出衣冠遊之所。賀孫

之原廟是藏衣冠之所。謂藏高帝之衣冠於其中。月一取其衣冠出遊於

國中也。古之廟制，前廟後寢，寢所以藏亡者之衣冠，故周禮守
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至漢時，却移寢於陵，
所謂陵寢，故明帝於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而悲哀，蔡邕因謂
上陵亦古禮，明帝猶有古之餘意。然此等議論，皆是他講學不
明之故。他只是偶見明帝之事故，為是說，然何不使人君移此
意於宗廟中耶？又曰：王之為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
禮四縣為都，廣。

燕人畔章

△安鄉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
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
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
踈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

他，為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
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
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
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堯鄉問是時可調
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
較輕，所以只囚於郭鄰，降為庶人，想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
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鳴鴉鴟鴞，既取我子，母毀我室，
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棠棣一詩，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
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
似諸詩和平。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猾，但當時於義不
得不封他，曰：看來不是狡猾，只是戡子。義剛

孟子去齊章

陳希真問孟子去齊處集註引李氏說憂則違之而荷蕢所以為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時舉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七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八

孟子三

滕文公篇

滕文公為世子章

○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子告人輩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今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若說我要做好事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子端蒙

○劉棟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

一箇人無所欠闕。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道夫

○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稟。曰。是孟子不曾思量到這裏。但說本性善。失却這一節。問氣稟是偶然否。曰。是偶然相值著。非是有安排等待。問天生聰明。又似不偶然。曰。便是先來說主宰底一般。忽生得箇人恁地。便是要他出來作君作師。書中多說聰明。蓋一箇說白。一箇說黑。若不是聰明底。如何過伏得他衆人。所以中庸亦云。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且莫說聖賢。只如漢高祖先武。唐憲宗武宗。他更自了得。某嘗說韓退之可憐。憲宗也自知他。只因佛骨一事忤意。未一年而憲宗死。亦便休了。蓋只有憲宗會用得他。也錄作憲宗或曰用李絳亦如此。曰。憲宗初年許多伎倆。是李絳教他。絳本傳說得詳。然絳自有一書名論事記。記得更詳。如李德裕獻替錄之類。 夔孫

○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一切為他啓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略未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漏逗了。當時啓迪之言。想見甚好。惜其不全記。不得一觀。揚

△或問孟子初教滕文公如此似好。後來只恁休了。是如何。曰。滕國小。絕長補短。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一鄉。然孟子與他說時。也只說猶可以為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告齊梁之君者告之。兼又不多時。便為宋所滅。因言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委吏則為委吏。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聖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

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關。蓋他心量不及聖人之大。故於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一兩件。又困了。唯是聖人便事事窮到徹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正淳曰。如夏商之禮。孔子皆能言之。却是當時杞宋之國。文獻不足。不足取以證聖人之言耳。至孟子則曰。吾未之學也而已。嘗聞其略也而已。廣

滕定公薨章

○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疏之服。飭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可學

△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廣

滕文公問為國章

△孟子說貢助徹亦有可疑者。若夏后氏既定五十而貢之制。不成商周再分其田。遞相增補。豈不大擾。聖人舉事。恐不如此。如王莽之封國。割其地屬某國。至於淮陽太守。無民可治。來歸京師。此尤可笑。正義引劉氏皇氏熊氏說。皆是臆度。迂僻之甚。人傑
○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十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方子

○世祿是食公田之人。問鄰長比長之屬有祿否。曰。恐未必有。問士者之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之。曰。鄉他錄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德明

○或問耕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

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却行井牧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便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井田之法，孟子說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此都是孟子拘處，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便是一番打碎一番，想聖人處事，必不如是勞擾，又如先儒說封建，古者公侯百里，百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則斥大疆界，始大封侯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如此則是將那小底移動添封為大國，豈有此理，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如五六十家，或百十家，各立箇長，自為一處，都來朝王，想得禮數大段，蕞苴，後來到夏商衰時，皆相

吞併，漸漸大了，至周時只有千八百國，便是萬國吞併為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畢竟是因而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却封為大國，然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比截然，謂如封五百里國，這一段四面大山，如太行却有六百里，不成是又挑出那百里，外加封四百里，這一段却有三百五十里，不成是又去別處討一段子五十里來添，都不如此殺定，蓋孟子時去周已七八百年，如今去隋時，既無人記得，又無載籍可攷，所以難見得端的，又周封齊魯之地，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所以封齊魯之地極廣，如魯地方千里，如齊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是多少廣濶。素

墨者夷之章

○亞夫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相類。

否曰。既是愛無差等。何故又施由親始。這便是有差等。又如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之臨時誤出來。湊孟子意。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時舉

○問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夷子却視他人之親。猶己之親。如牽彼樹根。強合此樹根。曰。愛無差等。便是二本。至曰。命之矣之字。作夷子名看。方成句法。若作虛字看。則不成句法。曰。是。至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餒。如何強得。闕祖

△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方子

△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齋

○射者御者。都合法度。方中。嬖奚不能正射。王良以詭遇就之。故良不貴之。御法而今尚可尋。但是今人尋得亦無用處。故不肯侯景反時。士大夫無人會騎。此時御法尚存。今射亦有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來又學其法。不得。某舊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却依法。元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楊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敬之問。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曰。大槩只是無些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

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恪。

△居之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居是廓然大公。無私欲之蔽。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為上說。賀孫

△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才有私意。則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只見分小著。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為此官。當在此。則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是此三事。節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唯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闕祖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章

○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克仲子之操。則矧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至

公都子問好辨章

○居之問孟子豈好辨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

聖賢適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鑿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賀孫

○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某字其

例為如何。去某字其例為如何。盡是胡說。問孔子所書。辭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它筆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筆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沒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以不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於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於某。公薨於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於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欄遏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公死。又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橫流泛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滄浸必矣。此等義何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他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析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

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傳。不過只是看它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個

○問孟子好辨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辨。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時舉

○勞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

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孟子之辨。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辨。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辨。所謂孟子好辨者。非好辨也。自是住不得也。南升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

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踈。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說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它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俵俵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他初間也何嘗有啓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八

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此耳。或云若論其修身行己，人所不及。曰此亦是他一節好，其他很厲偏僻，招合小人，皆其資質學問之差，亦安得以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惡哉。吁，可畏可畏。個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九

孟子四

離婁篇

離婁之明章

○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因歎曰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必亦有害而况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害其

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為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為惡矣。卓

○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個

○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別。曰：大槩也一般，只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

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不特事君為然，為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向，而細密著工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其何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間凡一事，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是克去己私，便復禮。如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淳

○責難於君謂之恭，以堯舜責之，而不敢以中才常主望之，非尊之而何。陳善閉邪謂之敬，此是尊君中細密工夫。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以為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

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弊衣。必用著脾胃壯者。弊得來多。弱者弊得來少。然不可不弊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為。然不修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個

規矩方員之至章

△問規矩方圓之至也。曰。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

規矩便盡得方圓。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圓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盡

愛人不親章

○聖人說話是趨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都是趨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恕人且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消得事其親。自家不忠也。教天

下人不消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下人不消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教天下不消信其友。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又曰。張子韶說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到事父下。點做一句看。他說以聖人之所難克。這正是聖人因責人而點檢自家有未盡處。如何恁地說了。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為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又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更除不得。須是忠。方可以行其恕。若自家不穿窬。便教你不穿窬。方與做恕。若自家穿窬。却教別人不穿窬。這便不是恕。若自家穿窬也。教大家穿窬。這也不是恕。雖然。聖人之責人也輕。如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教他止。存得這道理也。得。小人革面。教他且革面也。得。又不成。只恁地也。須有漸。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是不足。賀孫

天下有道章

△鄭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淳

自暴者章

○問自暴自棄之別。曰。孟子說得已分明。看来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時舉

○先生問梁自暴自棄如何。梁未答。先生曰。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為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為也。故自暴者強。自棄者弱。伊川云。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梁云。平日大為

科舉累曰便是科舉不能為累卓

居下位章

△誠是天道在人只說得思誠詠

○敬之問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莫須是明善否
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
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
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它誠者天之道天
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它恁地聖人仁便真箇
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
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著思有以實之始得時舉

△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以實理
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

是既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也時舉

人不足與適章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
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於巷所謂至誠以感動
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
也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
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事皆出於一己將出師先自
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
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
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効者也謨

△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若偶然脫

去下句豈不害事。方子

仁之實章

○或問事親從兄一段曰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便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便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

胡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數句某然曾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說。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

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采。文蔚○問事之當為者皆義也。如何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為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為而不歸之義。何也。曰已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為不當為。

柄

○問義之實從兄是也。曰義是那良知良能底發端處。雖小兒子莫不愛父母。到長大方理會得從兄。所謂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義發端處。

植

△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節
△節者等級也。文不直回互之貌。節

○朱蜚卿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作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著恁地把捉曰固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蘗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賀孫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次序詳密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底滔滔流將去 賀孫

天下大悅章

○恭父問不得乎親以心言不順乎親以道言道謂喻父母於道恐如此看得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兩字出曰人字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承顏順色看父母做甚麼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

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所以又說
烝烝又不格姦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
子者定賀孫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順了下面所以說瞽瞍底豫

舜生於諸馮章

△若合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先生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周禮中有以玉為竹節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今使者謂之蕩節也刻之為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

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卓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鄭之虎牢即漢之成臯也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後又名為汜水關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聞人務德以為孟子之言非是其說以為溱洧之水其深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以涉豈可以濟乘輿蓋溱洧之水底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李先生以為疑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用其車以渡人然此類亦何必深考孟子之意但言為政者當務民之宜而不徒以小惠耳惺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節

仲尼不為己甚章

△仲尼不為己甚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與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為己甚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為己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蓋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個

○問仲尼不為己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爾曰已訓太又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己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頃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問伯夷不念舊惡求仁得仁似是清中之和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似亦是和中之清曰然凡所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

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這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氣質有偏比之失故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又問夷惠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哉曰或者以伊尹為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爾道夫曰以意揣之竊恐伊尹勝似夷惠得些曰也是伊尹體用較全頃之復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道夫

大人者章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時舉

○敬之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著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時舉

○大人無所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拘。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賀孫

△厚之問赤子之心。曰：止取純一無偽。未發時雖與聖人同。然亦無知。但衆人既發時多邪僻。而赤子尚未然耳。可學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道字。

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功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為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別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

四書講義卷二十九
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著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源。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盡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一節曰。大要在深造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著。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都湊著他道理源頭處。源頭便是那天之明命。滔滔汨汨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絕。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來供自家用。似那魚湊活水相似。却似都湊著他源頭。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箇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

處。莊子說恃原而往。便是說這箇自家靠著他原頭底。這箇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湊著他原頭。植

△居之安。只是如人之居住得那裏安穩。只是從初本原如此。到熟處。左右皆逢之。謙

○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始舉其首尾而略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去偽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去裏面尋討簡約。公說約處。却是通貫了。又別去尋討簡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博道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簡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

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為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楊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是守之以約也。備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質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

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賀孫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賀孫

○守約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賀孫

○問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適來說。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為準的方得。賀孫

禹惡旨酒章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道夫

△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垂曰。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澗。一時皆到。無有遠邇。方子

王者之迹熄章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曰。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蕭

○莊仲問王者之迹總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文蔚

可以取章

○正卿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畧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壯祖

天下之言性也章

問則故而已矣故是如何曰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集注謂故者是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時舉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彊度者是順問南軒說故作本然曰如此則善外別有本然孟子說性乃是於發處見其善荀揚亦於發處說只是道不著問既云於發處見伊川云孟子說性乃按本塞原之理莫因發以見其原曰然可學

○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

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搏之過顛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爾。仁義禮智。是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饒錄作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如禹。只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

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遷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謨

○問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章意在智字。此章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然不可言也。惟順之則是逆之則非。天下之事。逆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鯀績之不成。正為不順耳。力行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便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

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欄

禹稷當平世章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雖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又問鄉隣有聞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聞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聞。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個

公都子問匡章

○孟子之於匡章。蓋怜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母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足。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耳。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匡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拘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

欲廢人之夫倫以懟父母耳。如匡章則其懟也甚矣。廣

四書朱子語類卷二十九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

孟子五

萬章篇

問舜往於田章

○黃先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畧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

此定是啻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啻不過。定是動了。象為弟。日以殺舜為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啻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賀孫

○林子淵說舜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會恁地。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来。始得。默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礙。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修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

人為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著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慾。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慾障蔽了。賀孫

△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掩。他那箇頑黨。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他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義剛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盡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

○仁與義相拘。禮與智相拘。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庠，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寤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咸丘蒙問章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是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毒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學蒙

問人有言章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如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文蔚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此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到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賜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會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子蒙

問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問竇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德明問看伊尹升階之事。亦是曾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為度遼將軍。必是曾親履行陳。竇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

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為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曾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為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博以反約之義也。德明

○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注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著實。只是脫空。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錢事。如天下歸仁。只管自說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只管去說到念慮起處。却又是非禮。此皆是妄論。子韶之學。正如此。須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禮。不然。便不是禮。履孫

○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是一截人。堯

○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己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鎬

△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個

△行夫問覺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又問思曰睿。曰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謂之睿。道夫。

問或謂孔子於衛章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閔祖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厚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某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襍。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可學。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二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

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變來壓著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

必異伊尹者何也。問

○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且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板。則必能中也。問云。顏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

不知中處否曰然。個

△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問始終條理如所謂始作翕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之類否言八音克諧不相奪倫各有條理脉絡也曰不然條理脉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問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功夫緊要處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備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故集注云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何以見之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不如孔子也曰然更子細看。個

△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為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為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謨

○或問始終條理章曰集義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也未
害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鍾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
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脩舉孟
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
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
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賀孫
○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
與大學物格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修身以下
這是終條理賀孫

○敬之問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此一章智却重曰以緩急論則智
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為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好底人忠信
篤實却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一樣資質淺薄底人却自會

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底人做重始得賀孫

△黃子功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
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
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子功曰如此則
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
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功夫已
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
○問集大成章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巧以
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而尹和靖乃
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於其間矣則是以
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戾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
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

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曰。甚好。金聲者。洪纖高下。有許多節目。玉振者。其始末如一。兒寬亦引金聲。玉振。欲天子自致其知。是時未有孟子之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非孟子知德之與。焉能語此。去偽。

△或問玉振金聲。伊川以喻始終。或者之意。以此有變有不變。其說孰是。曰。二說相關。不可偏廢。金聲固是喻其始。然始則有變。玉振固是喻其終。至終則無變也。去偽。

北宮錡問曰章

○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然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

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濶。豈止百里。孟子說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恐也不然。又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為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個○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募游手為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為

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開祿給之？其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破人甚多，不知何故，但嘗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吏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憫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廣

萬章曰敢問交際章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

受女樂孔子便行矣。

如陳常弒齊君孔子沐浴而告魯公又告桓子事勢可見

問墮三都季

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正如五代羅紹威不柰魏博牙軍何，假朱溫之勢以除之，既除牙軍，而魏博之勢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機會，不曾做得成。憫

○子升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難說處。因言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為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且據史傳所載，亦多可疑處。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

得做司寇。又問羣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揀手處。故諸子不擇地而為之耳。木之仕非為貧章。

△說位卑而言高罪也。曰：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帶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

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為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為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雜然並修。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一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鬧。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

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趕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個

萬章問士不託諸侯章

○至之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至錄云其中毫厘必辨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爾並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

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賀孫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一

孟子六

告子篇

性猶杞柳章

○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梧捲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為梧捲。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節

性猶湍水章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恁地做不奈何。此便是人欲奪了。銖

生之謂性章

○問生之謂性。曰。他合下便錯了。他只是說生處精神。鬼鬼凡動

用處是也。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曰。生之謂性也。猶向之謂白與。又闢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三節語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或問董仲舒言性者。生之質也。曰。其言亦然。夫雅。○蜚卿問生之謂性。莫止是以知覺運動為性否。曰。便是。此正與食色性也同意。孟子當時辨得不恁地平鋪。就他蔽處撥啓他。却一向窮詰他。止從那一角頭攻將去。所以如今難理會。若要解煞。用添言語。犬牛人。謂其得於天者。未嘗不同。惟人得是理之全。至於物。止得其偏。今欲去犬牛身上全討仁義。便不得。告子止是不曾分曉。道這子細。到這裏說不得。却道天下是有許

多般性。牛自是牛之性。馬自是馬之性。犬自是犬之性。則又不足。又曰。所以謂性即理。便見得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理之偏。告子止把生為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却以理言性。所以見人物之辨。賀孫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或問如螻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父子。此亦是理。曰。他只有這些子。不似人具得全。然亦不知如何。只是這幾般物。具得些子。或曰。恐是元初受得氣如此。所以後來一直是如此。曰。是氣之融結如此。熹

○問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曰。人則有

孝悌忠信。犬牛還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問濂溪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為一一。實萬分。又如何說。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同。問中庸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故。却將人物滾作一片說。曰。他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初未嘗一片說節。

○或說告子生之謂性章。曰。說得也是。不須別更去討說。只是子細看。子細認分數。各有隊伍。齊整不紊。始得。今只是恁地說過去。被人詰難。便說不得。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有同處。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須是子細與看。梳理教有條理。又曰。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又

曰。畜獸稟得昏塞底氣。然間或稟得些小清氣。便也有明處。只是不多。義剛

○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季子敬叔父乎。敬弟乎。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却是少些。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語。空如許勞攘重復。不足以折之也。只有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二語折得他親切。個

食色性也章

△眾朋友說食色性也。先生問告子以知覺處為性。如何與彼長而我長之相干。皆未及對。先生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利害等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義剛

○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知得仁為內曰他便以其主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可學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看來孟子此語答之亦未盡謂白馬白人亦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為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個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在所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為卑而不知其為尸之時

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說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把文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時舉

性無善無不善章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個

○問乃若其情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

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知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植

△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序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略有些發動後

便遏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勅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賀孫

△問孟子言才與程子異莫是孟子只將元本好處說否曰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揚來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士毅

○先生言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倫蜚卿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為但理與氣分為兩路又問程子謂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道夫曰理純而氣則雜曰然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道夫

○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問集注說孟子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一箇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故有後來荀揚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廣

○金問公都子問性首以情對如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是也次又以才對如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是也繼又以心對如曰惻隱羞惡之類是也其終又結之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所問者性而所對者曰才曰情曰心更無一語及性何也明道曰稟於天為性感為情動為心伊川則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動者謂之情如二先生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動為心伊川以動為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為心是耶以動為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為性動者為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為情是則明道何得却云感為情動為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言却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為是耶心統性情為是耶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至若伊川論才則與

孟子立意不同。孟子此章言才處。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為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為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有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為才也。以氣質為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也。而孟子却止以才為善者何也。伊川又曰。孟子言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辯之也。審如是說。則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與夫以為未嘗有才焉者。豈皆答公都子之正問哉。其後伊川又引萬章之問為證。謂萬章嘗問象殺舜事。孟子且答他這下意。未暇與他辨完。廩浚井之非。夫完廩浚井。自是萬章不能燭理。輕信如此。孟子且答正問。未暇與他言。此猶可言也。如此篇論才處。盡是孟子自家說得如

此。即非公都子之言。其曰未暇一辯之。却是孟子自錯了。未暇辨也。豈其然乎。又說孟子既又答他正意。亦豈容有一字之錯。若曰錯了一字。不惟啓公都子之詰難。傳之後世。豈不惑亂學者哉。此又才之一字。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注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為穩當。如前二先生說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為情動為心。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而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也。若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又云。惻隱羞惡是心

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撥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如韓愈所引越椒等事，若不著箇氣質說後，如何說得他。韓愈論性，比之荀楊最好，將性分三品，此亦是論氣質之性，但欠一箇氣字耳。謨

○楊尹叔問伊川曰：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如后稷岐嶷，越椒知其必滅，若教是氣稟如此，若都把做善，又有此

等處，須說到氣稟方得。孟子已見得性善，只就大本處理會，更不思量這下面善惡所由起處，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炒。程子說得較密，因舉論性不論氣不倫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須如此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是濂溪太極言陰陽五行有不齊處。二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又曰：才固是善，若能盡其才，可知是善是好，所以不能盡其才處，只緣是氣稟恁地。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裏，指心發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一人會發揮得，有不曾發揮得，同這一物，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得，此可見其才。又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

所同氣便有不齊處。因指天氣而言。如天氣清明舒豁便是好底氣。稟得這般氣。豈不好。到陰沉黯淡時。便是不好底氣。稟得這般氣。如何會好。畢竟不好底氣常多。好底氣常少。以一歲言之。一般天氣晴和不寒不煖。却是好。能有幾時如此。看來不是夏寒。便是冬暖。不是愆陽。便是伏陰。所以昏愚凶狠底人常多。又曰。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都是被氣滾亂了。都沒理會。有清而薄者。有濁而厚者。顏夭而夭。壽亦是。被氣滾亂。泯沒了。堯舜自稟得清明純粹底氣。又稟得極厚。所以為聖人。居天子之位。又做得許大事業。又享許大福壽。又有許大名譽。如孔子之聖。亦是稟得清明純粹。然他是當氣之衰。稟得來薄了。但有許多名譽。所以終身栖栖為旅人。又僅得中壽。到顏子。又自沒與了。寓

○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驥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擲撲不破。實自己上見付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已上見得。故多有差處。道夫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蓋性即氣。氣即性也。若孟子專於性善。則有些是論性不論氣。韓愈三品之說。則是論氣不論性。端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厚之問氣稟如何。曰。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

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可學

○或問二之則不是曰若只論性而不論氣則收拾不盡孟子是也若只論氣而不論性則不知得那原頭荀楊以下是也韓愈也說得好只是少箇氣字若只說一箇氣而不說性只說性而不說氣則不是又曰須是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才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粗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箇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處方能自別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義剛

○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氣昏濁者這道理亦只在裏面只被這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微皆可見渾底裏面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到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知論氣便不全備若三子雖論性却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為三品說得較近其言曰仁義禮智信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情也似又知得性善荀楊皆不及只是過接處少一箇氣字淳

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同然之

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者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當

△黃先之問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先生問諸公且道是如何。所應皆不切。先生曰：若恁地看文字，某決定道都不曾將身去體看。孟子這一段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是人所同有，那許多既都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程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這心下看甚麼道理都有之。如此做人，人都道是好，才不恁地做人，人都道不好。如割股以救母，固不是王道之中。然人人都道是好，人人皆知愛其親，這豈不是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諸公遠來都說不切，當都是不曾體之於

身，只略說得通，便道是了。賀孫

○器之問理義人心之同然，以顏子之樂見悅意曰：不要高看，只就眼前看，便都是義理。都是衆人公共物事。且如某歸家來，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見說人做官做得如何，見說好底，自是快活。見說不好底，自是使人意思不好。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是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賀孫

△或問：口耳目皆心官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稟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豈獨是非之心，不若聖人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由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

為不同而不願學也。

牛山之木章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閻牛山之木一章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枯亡而彼未嘗不生。枯如被他禁械在那裡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且晝之所枯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枯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

此意亦形容不得。老蘇們只就孟子學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是好。賀孫

○器之間平旦之氣其初生甚微如何道理能養得長曰亦只逐日漸漸積累工夫都在旦晝之所為今日長得一分夜氣便養得一分明日又長得一分明夜又養得兩分便是兩日事日日積累歲月既久自是不可禦。今若壞了一分夜氣漸薄明日又壞便壞成兩分漸漸消只管無故曰旦晝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到消得多夜氣益薄雖息一夜也存不得又以愛惜錢物為喻逐日省節積累自多。賀孫

○器遠間平旦之氣緣氣弱易為事物所勝如何曰這也別無道理只是漸漸捱將去自有力。這處只是志不果復說第一義云如這箇只有箇進步捱將去底道理這只是有這一義若於此

不見得便又說今日做不得且待來日這事做不得且備負做
些子這都是第二第三義賀孫

△或問夜氣旦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為良心設耳人多將
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至清足以
存得此良心爾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吾良心故其好惡之
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至旦晝之所為則梏亡
之矣所謂梏者人多謂梏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之為能梏
亡其良心也謨

○問夜氣曰夜氣靜人心每日梏於事物斷喪戕賊所餘無幾惟
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去禽獸
不遠言人理都喪也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每
一段三五十過至此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

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須熟讀深思道理
自見大雅

△問夜氣一章曰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
生底為物欲梏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
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
運動若不曾捺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
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開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
日又放乾了到夜裏又聚得些小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
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
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梏亡少間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
以存其仁義之心如箇缸閣在乾燥處轉動不得了心如箇寶
珠氣如水若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瑩徹光明若水濁則和那

寶珠也昏濁了。又曰：夜氣不足以存，非如公說心不存與氣不存，是此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伊川云：夜氣所存，良知良能也。這存字，是箇保養護衛底意。又曰：此段專是主仁義之心說，所以此豈山之性也哉。下便接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此章不消論其他緊要處，只在操則存上。個

○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向向相對，極分明，天地生生之理，本自不息，惟旦晝之所為，有所梏亡，然雖有所梏亡，而夜氣之所息，平旦之氣，自然有所生長，自此漸能存養，則良心漸復，惟其於梏亡之餘，雖略略生長得些子，至日用間，依舊汨於物欲，又依然壞了，則是梏之反覆，雖夜間休息，其氣只恁地昏，亦不足以存此良心。故下面又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

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才操便在這裏，才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又云：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賀孫

△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又舉孟子夜氣一章云：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長處言之。人之善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滋長。又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旦氣清時，其好惡亦得其同然之理。旦晝之所為，有梏

亡之矣。此言人纔有此善心，便有不善底心來勝了，不容他那善底滋長耳。又曰：今且看那平旦之氣，自別。廣云：如童蒙誦書，到氣昏時，雖讀數百遍，愈念不得，及到明早，又却自念得。此亦可見平旦之氣之清也。曰：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收歸心上去，曰：操則存，舍則亡。蓋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又云：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始得。廣○問良心與氣合下，雖是相資而生，到得後來，或消或長，畢竟以心為主。曰：主漸盛則客漸衰，主漸衰則客漸盛。客盛然後勝這主，故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賀孫云：若是客勝得主，畢竟主先有病。賀孫

○劉用之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

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汨。文蔚

○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梏之反覆。如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又云：梏之反覆，都不干別事，皆是人之所為，有以致之。盡

○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在那裏，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端蒙

○操則存，捨則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捨之，便如去失了。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頻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接先生他語，只操便存，只求便是，不放。如復卦所謂出入

無疾出只是指外而言入只是指內而言皆不出乎一卦孟子謂出入無時心豈有出入只要人操而存之耳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收已放之心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注脚所謂聖賢千言萬語亦只是一箇注脚而已謨

○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捺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捺不是塊然自守砥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

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棲著那天然恰好處廣

○子上問操則存舍則亡曰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興起必為之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乃舍亡之時也璘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道夫

○操存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常著精米也又曰孟子求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賀孫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這箇只在我非他人所能與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在我而已今一箇無狀底人忽然有覺曰我做不得無狀了便是此心存處孟子言求其放心亦說得慢了人傑

○問注云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常存則疑若有一定

之所矣。曰：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某常說操則存，克己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講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與辯論是非講究道理不同。若此等處，只下著頭做，便是不待問人。

△道夫言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固無出入。道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捺之之故，非真有出入也。曰：言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但今以夫子之言求之，他分明道出入無時，且看自家今汨汨沒沒在這裏，非出入而何。惟其神明不測，所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所以神明不測。道夫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隨物者是浮念。此是本心。浮念斷便在此，其實不是出入。但欲人知出入之故耳。無出入是一種人，有出入是一種人，所以云淳夫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完實，不勞攘故云無出入。而不知人有出入者多，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方

魚我所欲章

○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而取生。既曰義在於生，又豈可言舍義取生乎。蜚卿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足義。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義者利之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道夫

○因論夜氣存養之說，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

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來亦
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
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
勝利欲之心耳。曰：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若
是若愧恥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文蔚

○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
為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
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理

仁人心也章

△仁人心也。是就心上言。義人路也。是就事上言。伯雅

○或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耳。心即人之有知識者

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喻之。然極
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故自捨正
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一向說從心上去。大雅

○敬之問：仁人心也。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
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
指示仁也。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
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
時舉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
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孔門學者問仁不一，聖人答之亦不一。亦
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大槩不過要人保養得這物事，所以學者
得一句去，便能就這一句上用功。今人只說仁是如何求，仁是

如何待他尋得那道理出來却不知此心已自失了。程子殺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

○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雖曰譬之雞犬。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爾。醒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言操之則存。又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欲常常醒覺。莫令放失便是。此事用力極不多。只是些子力爾。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些力。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以行。大雅

○季成問為學當求放心。曰。若知放心而求之。則心不放矣。知之則心已在此。但不要又放了可也。然思之尚多了。而求之三字。

蓋卿從旁而言曰。蓋卿嘗以為操則存。便是心未嘗放。舍則亡。便是此心已放。曰。是如此。蓋卿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伯羽

○季成問放心。曰。如求其放心。主一之謂敬之類。不待商量。便合做起。若放遲霎時。則失之。如辨明是非。經書有疑之類。則當商量。蓋卿

○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初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從周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語。都是道理。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諸公為學。且須於此著切用工。夫且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以何者而學問思辨哉。此事甚要。諸公每日若有文字思量未透。即可存著此事。若無文字思量。即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壯祖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如何。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如平常一件事。合放重今乃放輕。此心不樂。放重則心樂。此可見。此處乃與大學致知

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可學謂若不於窮理上作工夫。遽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曰。然。又問舊看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可學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然是說得切。子細看來。却反是說得寬了。孔子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能如此。則此心自無去處。自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為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

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大雅

○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孟子之意，亦是為學問者無他，皆是求放心爾。此政與思無邪一般。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一箇思無邪耳。蓄

○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略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

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問賀孫曉得否，曰：如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曰：然，如灑掃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賀孫

△福州陳烈少年讀書不上，因見孟子求放心一段，遂閉門默坐半月出來，遂無書不讀，亦是有力人。但失之怪耳。因曰：今人有養生之具，一失之便知求之心，却是與我同生者，因甚失而不求，或云：不知其失耳。曰：今聖賢分明說向你教你求，又不求何也。孟子於此段再三提起說其諄諄之意，豈苟然哉。今初求須猛勇作力，如煎藥初用猛火，既沸之後，方用慢火養之，久之須自熟也。大雅

公都子問鈞是人也章

○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

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
心雖主於思又須著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則邪思雜慮便順
他做去却害事賀孫

△問不思而蔽於物蔽是遮蔽否曰然又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
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
不為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物交物
則引之而已矣廣

△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
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下云先立乎其大者
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賀孫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
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只說一句曰

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豎起自心便
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故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求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著
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學者
只緣斷續處多曰只要學一箇不斷續文蔚

△問集注所載范浚心銘不知范曾從誰學曰不曾從人但他自
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須取他
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是恁說話人也多說得到
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廣

有天爵者章

△黃先之問此章曰那般處也自分曉但要自去體認那箇是內
那箇是外自家是向那邊去那邊是是那邊是不是須要實見

得如此。賀孫問古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天爵以要人爵。曰便是如此。賀孫

欲貴者人之同心章

△看欲貴人之同心說。曰大槩亦是。然如此說時。人只似一篇文字。却說不殺。如孟子於此。只云弗思耳三字。便實知得功夫。只在這裏帶

仁之勝不仁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差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

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箇

五穀種之美者章

○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箇坯模了。到做出治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臯。滎陽間。只爭些子。賀孫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毅然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者。何邪。曰此等處皆難考。如齊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魯跨許宋之境。皆不可謂非五七百里之闊。淳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

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若如此趨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不其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并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有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許多國武王時諸侯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若割取諸國之地則寧不謀反如漢晁錯之時乎然則孟子百里之說亦

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得見古制

淳

舜發於畎畝章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錄

○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會親歷了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備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一

○問季通說盡心謂聖人此心纔見得盡則所行無有不盡。故程子曰：聖人無俟於力行。曰：固是聖人有這般所在。然所以為聖人也。只說好問。然而識之。好古敏以求之。那曾說知道了便了。又曰：盡心如明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少照不見處。便是本身有些塵污。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便只是自家見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箇心在。這裡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少間遇事。做得一邊。又不。知那一邊。見得東。遺却西。少間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無有不合道理。又曰：學問之所以傳不傳者。亦是能盡心與不能盡心。問若曾子易簣之事。此時

若不能正也。只是不盡得心。曰：然。曾子既見得道理。自然便改了。若不便改了。這心下便闕了些。當時季孫之賜。曾子如何失點檢。去上睡。是不是了。童子既說起。須著改始得。若不說不及改。也不妨。才說便著改。賀孫

○問先生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為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是裏面。穰肚。稻草性之理。包在心內。到發時。却是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喚做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底。便是性。惟是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心。也有情。與橫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

震

○黃敬之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麼。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倪錄云：知天是性以賦於我之分。

而言天以公共道理倪錄作公而言天便脫模是箇大底人
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
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倪錄此下云
又問存心養

性曰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
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時舉
△盡心知性以前看得知字放輕今觀之却是知字重盡字輕知
性則心盡矣存養有行底意思可學

○問盡知存養四字如何分別曰盡知是知底工夫存養是守底
工夫震

○蜚卿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
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闢足無少闕漏
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
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在這裡賀孫

○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似添事蓋聖人只為學者立下規
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
如是存守則心有不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為四矣如
此處要人理會升卿

△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德明

○敬之問天壽至命也曰既不以天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
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
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天壽
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之天
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
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賀孫

○敬之問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壽天是天命修身

是順天命。安於天理之正。無一毫人欲計較之私。而天命在我。方始流行。曰。天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天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又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岩墻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鄉說先生向嘗譬喻。一似受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若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便歲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子善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岩墻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岩墻之下。也不到壓死。

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命。雖立岩墻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因舉橫渠行同報異與氣遇等語。伊川却道他說遇處不是。又曰。這一段文勢。直是緊。若精神鈍底。真箇趕他不上。如龍虎變化。直是捉搦他不住。倪

○問由太虛云云。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箇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雜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圈裡陰靜陽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裡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

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大黃。喫著便會瀉。附子。喫著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喫也。煖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個

○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曰。惟五峯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非氣無形。壽

△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學蒙

△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佛本不假於存養。豈竊希聖人之事乎。曰。盡知存養。吾儒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皆不是。如吾儒盡心。只是盡君臣父子等心。便見有是理。性即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道理。去偽

莫非命也章

○敬之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

死不遇，須與做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格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逆凶之意。曰：若是惠迪吉，從逆凶，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若惠迪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賀孫

△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驥

△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恪

○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學者也。知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強行恕，物轉這道理來，便是怒。所謂勉強者，猶強而後能也。所謂怒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闕。

○子武問萬物皆備於我章。曰：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強做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木之

○敬之說強恕，只事事要擴充教是當。雖是自家元未免有些病痛。今且著事事勉強做去，自未至於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處且逐事要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此處好更子細看。賀孫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

甚緊。蓋卿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懂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賀孫

行之而不著焉章

○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習。便要說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今人未曾理會。可與共學。便要適道。賀孫

待文王而後興章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禽獸何別。大雅

霸者之民章

△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

如此人傑

○問集注云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也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而化之化有病則是過了者化物未過時却凝滯於此只是所經歷處才需著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去聲在裡曰是箇參贊否曰亦不是參贊德明

△黃子功問伊川說過是經歷處是否曰只是過處人便化更不待久問所存者神曰此才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只是箪食壺漿以迎王

師處便是神子功曰如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文蔚

○君子所過者化伊川本處解略易傳大人虎變却說得詳荀子亦有仁人過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如克己復禮亦是古語左傳中亦引克己復禮仁也如崇德修慝辨惑亦是古語蓋是兩次問了壽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至之間達之天下也方為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賀孫

無為其所不為章

○敬之間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

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格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履孫

廣土眾民章

○敬之問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缺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

相闕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賀孫

○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昧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格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眾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

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熹

○安卿問仁義禮智根於心。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功夫做來。義剛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季札

○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不待教他如此而自如。此也。熹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至之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章。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

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比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比者。如鶴鳴於九臯之類。興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菟兔。柔木之類是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裡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裡不得。時舉

雞鳴而起章

○敬之問利與善之間也。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見理不明。才差些。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賀孫○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為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今人直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

路因舉張子韶小說云云賀孫

○利與善之間若才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著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為香矣若是糞穢上面假饒著一堆腦麝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問

○用之問舜孳孳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默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損處不然却似無家

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裡明日放在西邊草裡終非己物賀孫

楊子取為我章

○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己列子云伯成子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閑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問伊川說老子謂先語天道後却涉些姦詐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為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厚之問孔子何為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為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曾

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可學。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道夫云。常記先生云。中一名而函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道夫。

堯舜性之也章

○黃仁鄉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節。

○問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蕪解多謂使其能以假而不歸。烏知終非其有。曰。諸家多如此說。遂引惹得司馬溫公。東坡來。關孟子問假之之事。如責楚。包茅不貢。與夫初命三命之類否。曰。他從頭都是無一事不是。如齊桓尚自白直恁地假。將去。至晉文公。做了千般蹉蹊。所以夫子有正譎之論。博議說譎正處甚好。但說得來。連自家都不好。又曰。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識得假與利。只看真與不真。切與不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利之之事也。道夫云。安仁便是性之。利仁便是反之。假之之規模。自與此別。曰。不干涉。如勉強而行。亦非此比。安利勉強。皆是真切。但有熟不熟耳。頃之歎曰。天下事誰不恁地。且如漢祖三軍。

縞素為義帝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三老。假此以為名。而濟其欲爾。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從假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問如此說。則如字如何解。曰。此直深許其有仁耳。人多說是許其似仁而非仁。以文勢觀之。恐不恁地。只是許其仁耳。道夫云。假之之事。真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單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道夫云。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曰。他合下便是恁地。道夫

王子墊問曰章

△王子墊問士尚志一段。中間反覆說仁義二字。都有意。須思量得個

挑應問曰章

○問替嫂殺人。在臯陶。則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淳

孟子自范之齊章

○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去偽

形色天性章

○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皆有至理時舉錄云凡一顰一笑一語一默無非天理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

惟聖人可以踐形直卿云形是動容貌色是正顏色曰固是南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閻祖

△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脚實踏著不闕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目本有這箇聰明若不盡其

聰明時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曾踐得恪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襍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襍方看得出個

於不可已而已章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知者無不知也章

○正淳問急先務一段何如曰人人各有當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今人讀書中亦自有合著急處若是稍慢處理會未得也且放過不妨緊要處須著理會又問急親賢也急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為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天略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如眼下修緝禮書固是合理會若只知有這箇都困了也不得人須知自有要緊處乃是當務又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

這裡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急若就這裡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賀孫

好名之人章

△好名之人只是偶然能如此苟非其人苟非真能讓之人則簞食豆羹反見於色想見孟子亦少了幾箇字其人者指真能讓戚人言子紫

○徐孟寶問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曰會得東坡說能碎千金之璧不能不失聲於破釜否曰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曰如此說時好名大故未是好事在曰只李守約之祖先祖刪定曾如此說來某嘗把此一段對向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前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

處發露也。大雅

民為貴章

△伊尹云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早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人而祀之。如伊川之說也。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漢

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皆

△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顧孫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

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廣

△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徐問禮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曰。這般話。理會作甚。淳

口之於味也章

○敬之問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此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

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如
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
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
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
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
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賀孫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
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
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清而厚則仁之於
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
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歡智薄而
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

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
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人傑

△或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文一否曰與上文一堯舜性之
則盡矣湯武身之則未也。後孫

○直卿云不謂性命章兩性字兩命字都不同上面性字是人心
下面性字是道心上面命字是氣論貧富貴賤下面命字是理
論智愚賢不肖。學蒙

○或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命之謂命也然命有
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稟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
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
人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
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命又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

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
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
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
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
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
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
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
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
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
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
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
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

所稟有清濁而所

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
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為簡。智之
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稟有厚薄。而
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
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說。富
貴而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是
也。然又自要看得活。道理不是死底物。在人自著力也。仁之於
父子以

下與集注不同
讀者詳之。銖

○堯卿問君子不謂性命章。前段說性是物欲之性。命是命分。後
段說性是仁義禮智之性。命是稟賦之命。似各不同。曰：只是一
般。此亦不難解。有甚麼玄妙。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者芻豢
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啣藜藿。如父子

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不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他亦厚如替賤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人不格姦叔器問替賤之惡彰彰於天下後世舜何以謂之大孝曰公且自與他畫策替賤頑器天知地聞舜如何拚得且說今遇替賤之父公便要如何淳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過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入說性處却曰有命入說命處却曰有性或曰先生嘗言前段要輕看後段要重看曰固有此理想曾言之謨

△問智之於賢者或云吾既有智則賢者必見之此說如何曰如此解似語勢倒而不順須從橫渠說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豈非命歟然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晏子偶然蔽於此遂不識夫子此是作兩般看揚

浩生不害問曰章

○問可欲之善曰為君仁為臣敬為父慈為子孝是也外是而求則非大雅

△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己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己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時

○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真知其善之當然而實有於已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端蒙

△樂正子二之中是知好善而未能有諸己故有從子教之失人

△問可欲之謂善。曰：橫渠說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蓋可欲底便是善，可惡底便是惡。若是好善又好惡，却如何得有諸己。此語脉亦不必深求，只是指人說，只是說善人信人。又問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又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大凡諸人解義理，只知求向上去，不肯平實放下去求。惟程子說得平實，然平實中其義自深遠。如中庸中解動則變變則化，只是就外面說，其他人解得太高，蓋義理本平易，却被人求得深了。只如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橫渠皆說在裏面，若用都收入裏面，裏面却沒許多節次，安著不得。若要強安株，便須百端撰合，都沒是處。營

逃墨必歸於楊章

○或問孟子云：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謂墨氏不及楊氏遠矣。韓子却云：孔墨必相為用。如此，墨氏之學比之楊朱，又在可取。曰：昌黎之言有甚憑據。且如原道一篇，雖則大意好，終是疎。其引大學只到誠意處便住了。正如子由古史引孟子，自在下位不獲乎上，只到反諸身不誠處便住。又如溫公作通鑑，引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去了居天下之廣居，皆是搯却一箇頭。三事正相類也。文蔚

人皆有所不忍章

○叔器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義剛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注云：實誠也。人不肯愛爾汝之實

者羞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謹，然後無爾汝之稱否？曰：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一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又問：餽者採取之意，猶言探試之探否？曰：餽是餉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餽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餽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

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功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也，是展去充，填滿也。填塞教滿，又曰：此段最好看。個

堯舜性者也章

○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道夫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那僻不好底物事。

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契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賀孫

○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為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著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賀孫

萬章問孔子在陳章

○問鄉原之義曰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

狂者嘒嘒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便反非笑之曰：何以是嘒嘒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為鴟鴞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闇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己，故以為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皙輩是也。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狷者乎？曰：孔門亦有狂不成，狷不成，如冉求之類是也。至於曾皙，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為莊周之徒。

大雅

△狂狷是箇有骨肋底人。鄉原是箇無骨肋底人。東倒西擺，東邊

去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體了人。君子反經而已矣。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為其善者而已。個

○敬之問經正則庶民興。這箇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

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慥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楊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賀孫

○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

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先有柱脚。然後窓牖。有安頓處。營

由堯舜至於湯章

○蔣端夫問。聞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物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反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震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二

旌色劉瑞初稿

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礙謂如造屋。先有柱脚。然後窓牖。有安頓處。當

由堯舜至於湯章

○蔣端夫問聞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物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反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震

四書朱子語類卷三十二

旌邑劉端初書

